

民粹主义政治的悲剧

——探究新冠肺炎疫情中特朗普领导错误的后果与根源

吴澄秋*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并总结其领导错误,通过把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表现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同期抗疫表现以及拜登政府的抗疫表现作比较来评估其领导错误对美国疫情的影响,进而探究特朗普领导错误的根源。特朗普在疫情前期淡化其严重性,后又将疫情应对政治化,没有在抗疫上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这是美国成为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最多和病死人数最多国家的重要原因。在其根源上,民粹主义政治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民粹主义领袖试图追随支持者的政治偏好以激发其政治热情,另一方面民粹主义领袖又对自己操控支持者的能力高度自信。这两个方面一起导致特朗普作出错误判断和采取错误政策,从而造成其领导错误和抗疫失败。对特朗普政府领导错误的后果与根源的探讨可以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来考察民粹主义政治对健康治理的影响。

【关键词】 新冠肺炎;美国;特朗普;民粹主义;健康治理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Covid-19 and examines its leadership failure. It assesses the consequence of Trump's leadership failure by comparing the U.S. performance in fighting the pandemic to thos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compa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erformance to tha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it explores the political root of the failure. We find that Trump had played down the severity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threat it posed in its early stages, politicized the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as it deteriorated, and failed to exercise strong leadership during and after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which were the important caus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cord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and the largest number of Covid-19 deaths. With regard to the political roo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exists a paradox in populist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populist leaders try to conform to their supporters' political preferences to stimulate their political enthusiasm; on the other hand, populist leaders are often over-confident on their abilities to manipulate their supporters. This paradox led Trump to make misjudgments and adopt wrong policies, which forged his leadership failure and the U.S. failure in fighting the pandemic.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sequence and roo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leadership failure can be a case study for 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populist politics on health governance.

【Key Words】 Covid-19, United States, Trump, Populism, Health Governance

* 吴澄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2021年1月20日,特朗普四年的执政生涯终于落下帷幕。此前一天,美国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超过40万,远高于其他国家。2016年,特朗普通过高举反精英、反建制的大旗而掀起民粹主义大潮,通过指责中国所谓的“实施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和指责移民抢占美国中下层民众饭碗而获得高支持率,进而当选总统。然而,四年后,特朗普因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荒腔走板而落选。虽然特朗普本人已经下台,但鉴于新冠疫情已给国际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并且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力犹存,甚至不能排除东山再起的可能性,美国国内不时仍有将其疫情损失归责中国的声音出现,因此有必要检视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领导错误,并且探究这些错误的政治根源。由于拜登治下的美国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也有起伏反复,并且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来袭而在日新增病例数上屡创新高,甚至比特朗普治下的最高日新增病例数还要高得多,那么特朗普的领导错误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美国疫情的严峻局面,这也值得我们客观评估。从理论上说,我们常说特朗普是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但民粹主义政治对健康治理有什么影响?民粹主义倾向是如何导致特朗普消极抗疫的?这里面的机制鲜有研究进行揭示。本文试图从领导学的视角总结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上的领导错误,并通过把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表现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同期抗疫表现以及拜登政府的抗疫表现作比较来评估这些错误的后果,进而从民粹主义政治运作机制上探讨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本文的观点是:民粹主义政治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民粹主义领袖试图追随其支持者的政治偏好以激发支持者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民粹主义领袖又往往对自己操控支持者的能力高度自信,这两个方面导致民粹主义领袖容易作出错误判断和采取错误政策。特朗普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领导错误与其民粹主义的政治倾向有密切关系,可以说,他在应对疫情上的领导错误是一出民粹主义政治的悲剧。而民粹主义政治对健康治理的影响在于它往往会扭曲治理体系中决

策者的利益考虑,进而冲击健康治理中决策的科学性。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一方面,学界对于美国的抗疫政策有过许多研究,其中王萍对美国抗疫的措施与错误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①,部分学者探究了美国抗疫失败的原因,如李海默从制度层面分析联邦制是否是美国抗疫失败的原因,^②李雪峰则从重大风险防控的角度探讨美国抗疫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并分析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期间的负面言行,如张馨元和郑培林解读了特朗普民粹主义话语背后的政治目的,^③张雪魁分析了疫情下美国政府意识形态操作的政治逻辑,^④王磊分析了特朗普话语对于抗疫的危害性,^⑤徐海云和张秦瑜分析了疫情期间美国出现的反智言行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⑥然而,鲜有研究关注特朗普在应对疫情上的领导错误与他的民粹主义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有关特朗普作为总统的抗疫表现与美国疫情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也缺乏系统的梳理。在特朗普下台,总统选举的喧嚣远去后,很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理性的评估。本文试图弥补这些缺憾,首先回顾特朗普政府疫情应对过程并总结其领导错误,然后通过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抗疫情况与其他主要国家的抗疫情况以及拜登治下的美国抗疫情况作比较,探讨特朗普的领导错误对美国疫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接着探究特朗普领导错误的根源,最后在总结部分中讨论民粹主义政治对健康治理的负面影响。

① 王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检视》,《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3期,第18—37页。

② 李海默:《联邦制是美国政治的死穴吗?——通过新冠疫情防控表现进行的观察》,《东方学刊》2021年3月春季刊,第80—91页。

③ 张馨元、郑培林:《新冠疫情背景下对特朗普民粹主义言论的解读》,《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年第4期,第41—54页。

④ 张雪魁:《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意识形态操作机制及其内在困局》,《学术前沿》2020年7月,第69—79页。

⑤ 王磊:《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看民粹主义危害》,《党建》2020年第6期,第59—60页。

⑥ 许海云、张秦瑜:《新冠疫情下美国反智言行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第44—49、18页。

二、特朗普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及其领导错误

尽管特朗普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言行已经被媒体广泛报道,本节仍试图以媒体报道为基础系统总结其领导的政府应对疫情的整个过程以及特朗普的一系列领导错误。

(一) 特朗普政府的疫情应对过程

特朗普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1月到3月初,在这个阶段,美国防疫部门对新冠肺炎的早期应对不可谓不积极主动,但同时也犯下一些致命错误,而特朗普本人则淡化病毒蔓延的风险。早在2020年1月10日,美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Antony Fauci)就作出决定,开始新冠疫苗的研究。^①2020年1月17日,美国卫生部门开始要求从武汉飞抵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旅客受检。1月21日,美国报告首例确诊病例。^②2月2日,美国政府开始禁止过去14天曾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截至2月底,美国报告的确诊病例为69例。在这一时期,尽管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CDC)警告美国发生新冠肺炎传播不可避免,但特朗普在2月26日新闻发布会上还不同意疾病控制中心的意见,强调风险很低。

同时,在这一时期,美国防疫部门在病毒检测、预防病毒扩散方面犯下了致命错误。2020年1月16日,德国科学家宣布开发了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试剂,该试剂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用。然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简称疾控中心)却不采用该试剂,而是安排自行研制核酸检测试剂盒,但在1月底时向全美26个公共卫生实验室发送的检测盒却无法使

^① Keith Griffith, "Dr. Fauci Claims Credit for Vaccines: 'Best Decision I've Ever Made'," Daily Mail, March 29, 2021, <https://www.msn.com/en-us/news/us/dr-fauci-claims-credit-for-vaccines-best-decision-i-ve-ever-made/ar-BB1f435Z>.

^② 关于美国首例新冠病例出现的时间,科学家一直在探索,新的研究发现陆续出现。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大数据建模发现,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在2019年9月前后就开始流行。参见新华网:"研究表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较大概率于2019年9月前后已开始流行",<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923/c1002-32233969.html>。

用,因为其中有组件受到污染,加上对问题的确认、处理和补救又非常迟缓,延误了大规模检测的开展和对疫情的有效应对。在此过程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基于官僚程序而回应缓慢,禁止开发和批准替代性的检测试剂,直到2020年2月26日才通过对检测试剂错误的修正,让试剂开始发挥作用。^①这些错误让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具备对新冠肺炎病例的大规模检测能力。从2020年1月21日到2月25日,美国仅检测了426人次,确诊57例。^②而事实上,这段时间里,病毒很可能已经在北美地区广泛传播。不仅如此,尽管各国医学专家在疫情早期就发现戴口罩对控制病毒传播非常有效,但是美国医学专家以怕影响医疗工作者的口罩供应为由一度宣称戴口罩无用,直到4月才主张民众戴口罩。

第二个阶段是2020年3月初至4月下旬。在这一阶段,美国报告的确诊病例数急剧上升,从3月初的100多例到3月底的超过18万例,到4月底超过109万例。病毒的急速传播导致社会恐慌,3月上旬和中旬,美国股市大跌,多次发生指数跌幅超过7%的交易熔断。3月初,各州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月11日,特朗普宣布从3月13日起30天禁止欧洲旅客入境,并且于3月13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从而联邦政府可以启用5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储备,用于各州医疗机构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并且要求各州尽快建立应对新冠肺炎的应急指挥中心。^③3月19日和20日,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先后颁布居家隔离令。

由于特朗普一直以股市涨跌作为经济好坏的重要指标,也把他2017年上任以来的股市上涨看作自己的政绩,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急剧扩散导致股市大跌和失业率攀升后,特朗普政府开始指责中国和世界

① Ethan Guillen, "U. S. Exceptionalism Created Deadly COVID-19 Failures," *Foreign Policy*, March 18,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18/us-exceptionalism-covid-19-deaths/>.

② 21世纪经济报道:《美国死亡超4万,特朗普:死亡率比西欧低多了!美国核酸试剂盒被爆出错!或致灾难性后果》,2020年4月20日, <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004/20/c3428728.html>; New York Times, "C.D.C. Labs Were Contaminated," April 18,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18/health/cdc-coronavirus-lab-contamination-testing.html>.

③ 张无为:《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什么?》,《澎湃新闻》2020年3月14日,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496034.

卫生组织。在2020年3月初,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开始在面对媒体采访时指责中国在疫情信息方面不透明,并且宣称有大量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①开始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的抹黑和污名化。3月16日开始,特朗普常常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 或 China virus),^②鼓动美国民众的仇华情绪。

在这一应对疫情的关键时期,特朗普不是通过在抗疫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力、制定全国统一的行动计划去控制疫情的扩散,而是继续陷在“经济好即可连任”的迷思里,敦促尽快重新开放人员流动,重启经济。另外,特朗普还宣传,美国确诊病例数全球最高是因为检测能力的强大。4月底,美国各地陆续爆发要求解除封锁、重启经济的游行,也有很多州开始陆续推动重启。^③

第三个阶段是从2020年5月初至2021年1月特朗普执政结束,在这个阶段,美国联邦政府除了推动疫苗研发与生产,其他方面基本上缺乏大的作为,把抗疫责任推给各州,各州则陆续重启。^④特朗普基本上选择从抗疫战线退隐,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在他于4月23日的抗疫简报会上说出了“把消毒剂注入身体内杀死病毒”的怪论,形象和支持率受损后,特朗普断然完全停办简报会,直到后来支持率进一步节节下滑,才在停办简报会近三个月后于7月21日重启简报会。从2020年5月下旬开始到美国2020年大选结束,特朗普没有参加过一次白宫应对新冠疫情的会议。^⑤由于缺乏联邦政府的统一协调与行动,各州只能在新增确诊病例数急剧上升时采取更严厉的居家隔离措施,在疫情稍微缓解后又放松管制,病毒不断扩散的势头始终得不到扭转。客观地说,美国政府在这一阶段启动的

① Humeyra Pamuk and David Brunnstrom, “Pompeo Blames China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rus Deaths, Denies Inconsistency,” Reuters, March 06,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china-pompeo-idUSKBN2127K>.

② 许戈辉、王波:《美国政客污名化新冠病毒将加剧国内冲突与对立》,《世界知识》2020年第8期,第45—47页。

③④ Neal Freyman, “Tracker: When Each U.S. State Is Reopening Its Economy,” Autobody News, May 4, 2020, <https://www.autobodynews.com/index.php/industry-news/item/19888-tracker-when-each-u-s-state-is-reopening-its-economy.html>.

⑤ Laurie Garrett, “Trump Is Guilty of Pandemicide,”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8,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2/18/trump-is-guilty-of-pandemicide/>.

一个行动计划对美国后来的抗疫进程产生巨大影响,那就是2020年5月15日宣布启动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该行动由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和国防部负责,加快疫苗的研发、试验、生产与配送,这一行动为美国在2021年1月获得疫苗作出了巨大贡献。^①

而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大选气氛的日渐高涨,为了在大选之年提升其支持率,特朗普选择了把抗疫政治化的路线,甚至越来越走向科学抗疫的对立面。他在2020年5月下旬时嘲笑拜登的戴口罩,并且政治化许多抗疫措施,使美国选民围绕着疫情越来越走向分裂。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遭到警察暴力执法而窒息死亡,导致美国各地迅速爆发大规模游行,这些游行显然让疫情复杂化。特朗普不是安抚游行群众,而是公开激化其支持者与反种族主义游行群众的对立,把自己包装成右派群众的保护者的角色。在这一时期,除了继续指责中国,特朗普还在2020年7月7日正式启动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8月24日,美国疾控中心宣布取消境外返美或外州返回所在地的居民14天的隔离令。9月14日,美国取消对机场入境旅客的新冠筛查。而在10月25日,白宫幕僚长透露,政府不控制疫情,重点放在保证能获得疫苗、疗法和其他缓解措施上。^②

不仅如此,与拜登不举行大规模选举集会不同,特朗普的竞选策略是大规模选举集会,而且在这些集会中参加者常常不戴口罩,也不遵循社交距离。根据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特朗普从6月20日到9月22日间举办的18场选举集会可能造成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多30000例,造成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因此多700多人。^③在特朗普大选失败后,他几乎

^①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Operation Warp Speed: Accelerated Covid-19 Vaccin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fforts to Address Manufacturing Challenges,” February 11, 2021, <https://www.gao.gov/products/gao-21-319>.

^② Devan Cole,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We Are Not Going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CNN, October 26,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10/25/politics/mark-meadows-controlling-coronavirus-pandemic-cnntv/index.html>.

^③ B. Douglas Bernheim, Nina Buchmann, Zach Freitas-Groff, and Sebastian Otero, “The Effects of Large Group Meetings on the Spread of COVID-19: The Case of Trump Rallies,” SSRN, December 18, 2020,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722299.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试图推翻选举结果上,对于日益恶化的疫情袖手旁观。从2020年11月3日大选日到1月20日拜登就职,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940万快速增加到2400万。^①

(二) 特朗普的领导错误

基于以上对特朗普政府抗疫过程的回顾,从领导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在疫情应对上存在以下方面的领导错误。

首先,特朗普不尊重专业,一开始就优先考虑选举的政治利益而不是民众健康的公共利益,霸占公共抗疫平台。领导权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事的任免和奖惩,知人善用是领导艺术的重要方面,知人本身就意味着要尊重专业。正如刘建军在《领导学原理》一书中所言:“那些事事都身体力行的领导者并不是优秀的领导者,领导目标依靠下属来实现是领导活动最为重要的一种特性。”^②面对疫情,政治家应当把权威专家任命到关键岗位上,为他们提供传播知识的平台,让防疫专家为群众提供专业知识和行动指导,同时动员政府体系和社会为抗疫提供资源并协调其行动,进而通过奖惩来保证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和政策的顺利执行。美国的疫情爆发后,白宫最受关注的应对措施是成立副总统彭斯为首的疫情应对小组,该小组最受关注的行动是在疫情早期每天举行长时间的简报会。然而特朗普不是让权威的卫生防疫专家唱主角,而是公器私用,霸占简报会的大量时间,宣传个人政绩,把自己塑造成“战时总统”,试图透过大量媒体能见度来边缘化其竞争对手。其结果是,言多必失,特朗普说出许多反科学的论断,例如主张“把消毒剂注入身体内杀死病毒”,推荐民众服用未经科学验证有效性的药物硫酸羟氯喹,给抗疫造成严重伤害。

其次,特朗普政府没能根据变化的形势而调整施政重点,特别是没能把抗疫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因而延误了战机。领导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客观环境等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领导者的主观指导与客观环境之间的矛盾是领导活动的基本矛盾之一,而领导艺术的重要方面就是敏锐地察知时势,认清最重要的“众人之事”,然后引领和协调众人之心力,制定和实施

^① Laurie Garrett, “Trump Is Guilty of Pandemicide.”

^② 刘建军:《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第4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页。

相应的政策,去完成目标。在此过程中,领导者对客观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判断力和决断极为重要。美国疫情发生后,特朗普似乎无法接受其长期引以为豪的股市屡创新高、失业率屡创新低的经济繁荣遭疫情破坏的现实,无法突破“经济好即连任”的思维定式,要么没能及时认知到美国优先事项已经变成抗击疫情,要么知道抗击疫情的必要性但故意选择消极抗疫,对疫情轻描淡写,以免影响人们对经济表现的信心。曾经曝光过“水门事件”的伍德沃德的书和录音表明,特朗普至少在2020年2月就了解新冠病毒极具传染性,而他在2020年3月19日与伍德沃德的一次私人谈话中透露他故意向公众“一直淡化”新冠病毒的威胁。^①当危机发生时,领导者不应采取逃避的态度,而是应该“打破常规、勇于决策”,制定政策控制和切断产生危机事件的根源。^②在美国疫情因为坚持使用自己研制的有缺陷的检测试剂盒、检测能力不足、专家一开始宣称戴口罩无用、迟迟不对来自欧洲的旅客采取检测和限制措施等原因而面临疫情大范围扩散后,特朗普没有及时作出策略上的转变,制定全国性的计划,动员民众抗击疫情,而是选择指责中国,讽刺拜登的抗疫政策主张。可以说,特朗普除了推动疫苗的研发试验,其作为国家元首领导抗疫的角色是缺失的,基本上没有发挥总统的正面领导作用,导致各州各自为政。不仅如此,当各州纷纷实行封锁抗疫时,特朗普却过早敦促它们要全力开放经济。在抗疫措施没有完全到位、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许多州在2020年4月底和5月陆续重启经济,终于酿成发病人数和病死人数全球最高的恶果。

第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特朗普随便宣传未经科学论证的药物、指责医生撒谎、把疫情推责给福奇和其他专家等言行使各类信息混乱不堪,损害了政府领导抗疫的威信。疫情爆发后,一个政府体制的威信是至关重要的,亟需政府保证科学的指导意见得到统一而有效的传播,也需要领导者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以应对危机的优先性来弥合各方分歧,保证各

^① Grace Segers and Kathryn Watson, “Trump admitted to Woodward he downplayed corona virus threat in early days of outbreak,” CBS News, September 10, 2020,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woodward-book-claims-downplayed-covid-19-threat/>.

^② 刘建军:《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方思想目标的统一,以增强政府应对疫情的政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特朗普一方面用不负责任的言论削弱政府权威,另一方面又宣称对疫情恶化自己不负责任。然而,领导地位本质上就意味着责任。

最后,特朗普政府把应对疫情政治化,为激发其支持者的热情而制造敌人,包括指责中国和世卫组织以及与民主党候选人及其主张针锋相对,从而鼓动其支持者抵制抗疫措施,也刺激其反对者走上街头游行,并阻碍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抗疫合作,这些都大大加重了疫情严重性。在2020年4月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民众戴口罩后,特朗普却抗拒戴口罩,认为戴口罩会有损其强人形象,他本人直到2020年7月11日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戴口罩。^①一个领导者不愿为民众作出表率,行为与自己政府的抗疫措施相悖,自然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抗疫成效。其结果是,戴口罩和社交距离从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变成复杂的政治问题,导致各州政府的抗疫政令总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疫情持续恶化,难以收拾。在国际层面,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是各国间最重要的抗疫合作机制。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利于美国和全球的抗疫行动。

三、特朗普领导错误的后果

特朗普的领导错误对美国疫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基于前文对特朗普政府抗疫过程的回顾,本节通过把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的抗疫表现作比较,采取反事实分析的方法粗略探讨特朗普领导错误的后果,然后通过把特朗普政府抗疫表现与拜登政府抗疫表现比较,进一步评估特朗普领导错误对美国疫情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一) 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同期表现作比较

反事实分析是探究因果关系的一种方法。反事实的因果理论表示因果关系可以用“如果A没有发生,C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反事实条件形式

^① Jonathan Lemire, “Trump wears mask in public for first time during pandemic,” ABC News, July 12, 2020,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wireStory/trump-wears-mask-public-time-pandemic-71735715>.

来解释。^①我们可以把这样的逻辑分析运用于对特朗普领导错误的后果的探究,从而问这样的问题:假如某个错误没有发生,美国的疫情应对和哪个国家是相似的,其结果会是怎样的。

从2020年3、4月至特朗普下台的2021年1月,美国基本上一直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表1列出美国与各主要国家的抗疫表现得比较。如果以每十万人累计确诊病例数作为抗疫表现的主要指标,可以看出,截至特朗普下台的2021年1月20日,美国是这些国家中每十万人累计确诊病例数最高的国家,达平均每十万人确诊病例数7400.5504。如果以每十万人中累计死亡病例数作为抗疫表现的主要指标,那么美国是121.3957,也是这些国家中第二高的,仅次于英国。由此可见,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推动疫苗研发上起重要作用,但其治下的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抗疫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的新冠疫情这么严重呢?我们可以考虑多方面原因,如疫情初期检测能力的严重不足和检测能力建设的严重滞后、特朗普政府对疫情严重程度和危险性的淡化、美国民众因迷信自由和没有经历过非典而对社交距离政策遵守不到位、特朗普对抗疫措施的政治化让部分民众抵制抗疫政策等等。以这些因素为基础,我们可以把美国抗疫的情况与其他主要国家作比较。表2是有关国家抗疫情况的概括。在所列的这些原因中,英国区别于美国的是其领导人基本上没有对抗疫措施政治化,只是在疫情初期对抗疫不重视,甚至一度在无疫苗的情况下就宣扬靠“群体免疫”应对疫情。法国区别于英国的是其政府在疫情初期就很重视,而且其具有强国家的传统。德国区别于法国的地方是其

^① 对此最著名的论述是 David Lewis, "Caus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70, No. 17 (October 1973), pp.556—567. 反事实分析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里的运用,见 James Fearon, "Counterfactuals and Hypothesis Teas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2 (January 1991), pp.169—195; Richard Ned Lebow, "What's So Different about a Counterfactual?" *World Politics*, Vol. 52, No. 4 (Jul., 2000), pp.550—585; Richard Ned Lebow,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A Necessary Teaching Tool,"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40, No. 2 (February 2007), pp.153—176; Richard Ned Lebow, *Forbidden Fruits: Counterfactu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马赫尼 (James Mahoney) 和巴伦内契 (Rodrigo Barrenechea) 近年来进一步揭示了反事实分析运用于案例研究的因果解释时应遵守的一些原则,见 James Mahoney and Rodrigo Barrenechea, "The Logic of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in Case-Study Explan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0, No. 1 (2019), pp.306—338.

在疫情开始就非常注重检测能力的开发与建设,并且在疫情早期就购置了充足的呼吸机等设施,^①韩国区别于德国在于其民众经过 2003 年非典的影响,民众对政府抗疫措施的配合度非常高。我国与韩国相比,一个重要的区别因素是超强的党的领导。而巴西在以上因素上都与美国类似,其每十万人中确诊病例数和每十万人中死亡病例数比英法两国低,很可能是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统计数据遗漏的问题比较严重。

表 1 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各主要国家抗疫表现比较

国家	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累计确诊病例数	截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累计死亡病例数	总人口数 (2020)	每十万人累计确诊病例数	每十万人累计死亡病例数
美国	24496018	401823	331002651	7400.5504	121.3957
巴西	8638249	212831	212559417	4063.922	100.1278
英国	3505754	93290	67886011	5164.1773	137.4215
法国	2987965	71652	65273511	4577.6073	109.7719
德国	2068002	48770	83783942	2468.2558	58.2092
韩国	73918	1316	51269185	144.17627	2.566844
中国 (内地)	88618	4635	1439323776	6.15692	0.322026

数据来源: WorldMeter, “Reported Cases and Deaths by Country or Territory,” October 3, 2021,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 WorldMet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by Population (2021),”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population-by-country/>.

表 2 中各国抗疫情况的这些微小差异符合反事实分析应遵循的最小改写原则(minimal re-write rule),也就是说,对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作最小的改动有助于探讨其是否是影响结果的原因。^②根据各国情况的差异以及其抗疫成效的差异,我们可以作出以下观察。

^① “Germany has more than enough ventilators,”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7/opinion/coronavirus-europe-germany.html>.

^② Mahoney and Barrenechea, “The Logic of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in Case-Study Explanation,” pp.316—323.

表 2 各国抗疫情况概括

国家	初期检测能力不足和建设缓慢	初期政府淡化疫情或重视不够	民众迷信自由或未经过非典影响,对社交距离遵守不到位	领导人对抗疫措施政治化	缺乏强国家的传统	缺乏超强能力的党的领导
美国	▲	▲	▲	▲	▲	▲
巴西	▲	▲	▲	▲	▲	▲
英国	▲	▲	▲		▲	▲
法国	▲		▲			▲
德国			▲			▲
韩国						▲
中国(内地)						

注:▲表示存在该项情况。

第一,美国如果在疫情初期能具备较强的检测能力,并且迅速强化检测能力建设,也许能及早发现疫情出现,进而控制疫情的扩散,防止成为疫情的中心。然而,客观地说,这样的延误并非完全是特朗普的过错,美国的防疫部门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在2月病例较少的情况以及防疫部门对病毒扩散危险的评估,而美国防疫部门自行研制的新冠病毒试剂盒出错和检测能力长时间落后导致对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和病毒扩散速度的低估,进而导致决策的延误。无怪乎有学者宣称,“美国例外主义造就了致命的新冠肺炎失败”。^①

第二,如果特朗普不是因为过分着眼于选票而过早鼓吹放松封锁和鼓动各州开放经济,而是像德国、法国等果断采取全国性的封锁措施,那么,病毒的传播可能会被延缓。然而,应该说,美国民众普遍储蓄率很低,其社会福利体系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显得较弱。因此,美国各州

^① Ethan Guillen, “U. S. Exceptionalism Created Deadly COVID-19 Failures,” *Foreign Policy*, March 18,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18/us-exceptionalism-covid-19-deaths/>.

的逐渐解除封锁也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另外,即使德国、法国等国的中央政府采取较为有力的封锁措施,仍然无法完全阻止病毒的传播,这与深受个人主义影响且缺乏非典经验的西方民众在生活习惯上往往不愿严格遵守防疫规定有关。

第三,当疫情在美国大规模快速扩散,政府的抗疫职责的重点不再是在局部地区实现病例清零,而是降低病毒的传播速度,减少疫情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和对医疗资源的挤兑时,特朗普如果能发挥强有力的全国统一的领导,譬如颁布全国统一的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行政命令,就能减缓确诊病例数和病死人数的增长。然而,特朗普没有积极发挥联邦政府的统一指挥角色,而是放任各州自行其是,这的确是领导的失职。不仅如此,特朗普反其道而行之,对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进行政治化,鼓动民众抵制科学的防疫措施,挑战甚至嘲讽遵守防疫规定的行为,给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贴上民主党的标签。这是特朗普领导的重大错误。此外,特朗普坚持举办大规模竞选集会,并且这些集会大多不严格要求参与者戴口罩和遵守社交距离,从而导致染疫人数增加。有美国学者甚至指责特朗普犯了“大流行谋杀罪”(pandemicide)。^①

总之,特朗普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前期阶段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和威胁,在疫情变得严重后又将疫情应对政治化,并且为了连任在大选过程中和大选后都没有发挥领导抗疫的作用,这是美国成为到特朗普下台为止全世界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和病死人数最多的国家的重要原因。有经济学家甚至测算,如果美国政府能在2020年5月前就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如规定普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并颁布实施全国统一有效的检测规定,那么最终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可能是30万左右。^②根据马赫尼和巴伦内契对反事实分析的分类,如果把结果定义为美国发生严重疫情,那么特朗普的一系列领导错误并非必要条件,而是充分条件。在特朗普这一系列的领导错误的作用下,美国出现严重疫情是大概率事件。

① Laurie Garrett, "Trump Is Guilty of Pandemicide,"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8, 2021.

② Howard Schneider, "U.S. COVID Response Could Have Avoid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Research," *Reuters*, March 25,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usa-economy-idUSKBN2BH1DK>.

但是如果把结果定义为美国疫情在发达国家中最严重,那么特朗普的一系列领导错误是 INUS 条件,即它是这个结果的非必要但充分的条件组合中的非充分但并非可有可无的部分。^①也就是说,特朗普的领导错误未必单独导致美国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疫情最严重,但的确是很重要的原因。总而言之,没有特朗普的这些领导错误,美国很可能还会出现严重的疫情,但应该不至于这么严重。而在特朗普的一系列领导错误中,最大的错误应该是政治化抗疫,鼓动民众抵制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科学的防疫措施,甚至将这些防疫措施定义为政治的对立面。

(二) 与拜登政府的抗疫表现作比较

拜登政府的抗疫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拜登 2021 年 1 月 20 日上台到该年的 7 月初。在这个阶段,拜登政府推行积极的抗疫政策,包括戴口罩和疫苗接种等,这些措施一度收到显著的效果。拜登上台后,签署了要求美国人在所有联邦财产(建筑物和土地)上和在国际火车、汽车、飞机上戴好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行政命令,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设置疫苗接种点,大力提高人口中疫苗接种比例,特别是在上台前就规划在上任一百天要完成一亿剂疫苗的接种。^②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更尊重专业、尊重科学,让福奇等专家更自由地传播科学的防疫知识,同时美国联邦政府逐渐发挥对抗疫的统一领导角色。图 1 表示美国日新增病例数,图中连续线表示七天平均日新增病例数。在图 1 中,在特朗普下台前的 2021 年 1 月 8 日是特朗普时期美国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的日子,日新增超过 30 万例,如果从七天平均日新增病例数来看,1 月 11 日前后是特朗普时期美国平均日新增病例数最高的时期,为日新增 255000 多例。拜登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就职后,由于戴口罩政令的颁行和疫苗接种的大规模推进,美国日新增病例数逐渐下降,到 6 月 21 日前后最低,为

^① 关于 INUS 条件的定义,参见 James Mahoney and Rodrigo Barrenechea, “The Logic of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in Case-Study Explanation”; James Mahoney,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Causa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1 (2008), pp.419; and John Leslie Mackie, *Cement of the Universe: A Study of Caus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62.

^② Stephen Collison, “The Huge Stakes of Biden’s New Covid-19 Plan,” CNN, January 22,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1/22/politics/joe-biden-coronavirus-plan-fauci-trump/index.html>.

平均日新增 12000 例左右。一直到 7 月初美国独立日前后,平均日新增维持在 15000 例左右。从 2021 年 1 月 20 日到 2021 年 6 月初,美国感染新冠肺炎的日新增病例数下降 90%,日死亡人数下降 85%。为了推动在 2021 年 7 月 4 日前有至少 70% 的美国成年人接种疫苗,拜登于 6 月初宣布 2021 年 6 月为“全国行动月”,通过各种奖励措施和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来鼓励美国民众接种疫苗。^①第二阶段是从 2021 年 7 月初到 11 月底。在这个阶段,由于新冠病毒的德尔塔变异株的迅猛传播,美国平均日新增病例数急剧上升,到 9 月初时达到日新增 16 万多例,其后才逐渐下降。与此同时,由于美国许多共和党民众对疫苗采取抵制的态度,直到 9 月上旬,75% 的美国成人接受了至少一剂的疫苗接种,全部美国人中只有 54% 完成全程接种,为了强力推进疫苗接种,拜登在 9 月 9 日宣布规定,雇员超过 100 人的私营企业应当确保雇员要么接种疫苗,要么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他还要求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医护人员员工、联邦政府承包商雇员和部分联邦机构附属学校员工都要接种疫苗。^②这样的命令虽然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但却引起共和党政客和民众的质疑,并且多次遭到司法部门的阻止。拜登的抗疫政策受到右翼民众的抵制和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制约。第三阶段是 2021 年 12 月初至今,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来到和迅速传播,美国的日新增病例数急剧上升,在 2022 年 1 月中左右达到历史最高的 80 多万例(见图 1)。其后,美国报告的日新增病例数迅速下降。

图 2 呈现的是美国新冠肺炎日新增死亡人数的变化。疫情发展至今,美国的新冠肺炎平均日新增死亡人数出现过五个高峰期:第一个是 2020 年 4 月 21 日前后,平均每日大约 2200 多人,第二个是 2020 年 8 月 1 日前后,平均每日大约 1200 多人,第三个是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后,平均每日大约 3500 多人,第四个是 2021 年 9 月 20 日前后,平均每日大约 2000 多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to Announce National Month of Action to Mobilize an All-of-America Sprint to Get More People Vaccinated by July 4th,” June 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02/fact-sheet-president-biden-to-announce-national-month-of-action-to-mobilize-an-all-of-america-sprint-to-get-more-people-vaccinated-by-july-4th/>.

② Rich Mendez,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President Joe Biden’s new Covid vaccine mandates,” CNBC, September 10, 2021, <https://www.cnbc.com/2021/09/10/what-you-need-to-know-about-president-joe-bidens-new-vaccine-mandates.html>.

人,而第五个则是在 2022 年 1 月 30 日前后,平均每日大约 2600 多人。由此可以看出,在特朗普于 2021 年 1 月卸任之前是美国疫情灾难最严重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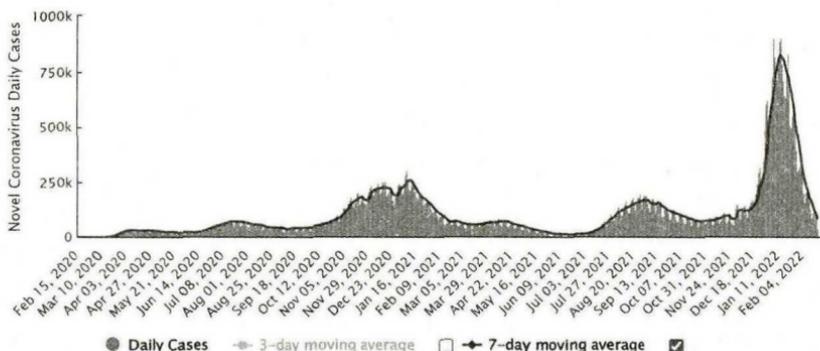


图 1 美国的新冠肺炎日新增病例数

资料来源:Worldmeter, Daily New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1, 2022,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us/?page=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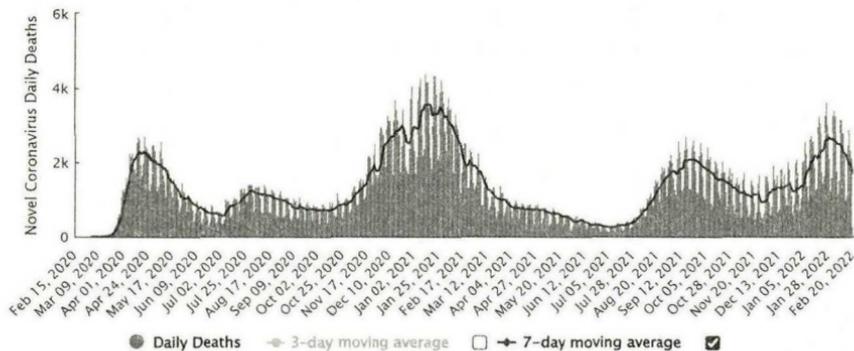


图 2 美国的新冠肺炎日新增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Worldmeter, Daily New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1, 2021,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us/?page=31>。

从抗疫的表现来看,拜登政府克服了上文列出来的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领导错误。首先,拜登尊重专业,听从防疫专家的意见。其次,他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政策,在面对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带来的日新增病例的急剧上升时,拜登宣布更严格的疫苗接种规定,尽管该规定并非毫无

争议。第三,拜登在抗疫过程中始终维护政府的威信,特别是让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最后,拜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特朗普那样的把疫情应对政治化的错误。虽然许多美国民众甚至一些州长把接种疫苗的事情政治化,并且试图采用法律手段抵制拜登9月上旬宣布的疫苗接种规定,但是拜登还是避免用政治化的语言激化矛盾。^①从抗疫效果来看,拜登执政后日新增病例数逐渐下降,到6月降低了90%,尽管这与疫苗的可获得性有密切关系,但拜登政府颁布口罩令和以行政力量大规模推动疫苗接种也是重要原因。然而,很大比例的美国民众对抗疫措施采取抵制的态度,这是美国推动疫苗接种到后期阻力越来越大的原因。而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和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给抗疫带来新的挑战,但拜登政府在应对这两个毒株初步成效也表明:一个不政治化抗疫工作的政府能部分提升抗疫效果。不过拜登政府的抗疫工作也存在各样的问题,如在2021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演讲中对疫情形势过于乐观,未预见到德尔塔毒株的巨大破坏力,以及在应对奥密克戎病毒株过程中没有预见到对检测能力需求的大幅上升。与拜登政府的抗疫表现相比,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新冠肺炎日新增病例数基本上一直保持上升或短暂持平的趋势,尽管部分民众对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等措施的抵制是重要因素,但政府的领导缺位和政治化抗疫等领导错误的的确是疫情日益恶化的重要原因。

四、特朗普政府领导错误的根源

特朗普政府在抗疫方面的领导错误特别是政治化抗疫、鼓动民众抵制科学的抗疫措施等使美国蒙受了巨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他个人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但在任内确诊新冠肺炎,而且在2020年美国大选失利。那么,特朗普领导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呢?

^① Spencer Kimball, "Businesses brace for Biden Covid vaccine mandate as Republicans threaten lawsuits," CNBC, October 15, 2021. <https://www.cnbc.com/2021/10/15/businesses-brace-for-biden-vaccine-mandate-as-republicans-threaten-lawsuits.html>.

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其在应对新冠疫情上的领导错误与其个人特质有密切关系。例如,错误的“义利观”让其把个人的选举结果看得比保护民众生命的职责更重,以至于淡化疫情;自恋、信口开河的性格特点又让他把美国疫情推责给其他国家,政策常常不以疫情现实为依据;缺乏同情心让他在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时作出火上浇油的言行,增加了疫情控制的难度。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对抗疫进行政治化,鼓动支持者抵制科学的抗疫规定,把对抗疫的态度政党化和标签化,这样的操作在特朗普看来是有助于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为什么特朗普不愿意发挥总统的职权积极科学地领导抗疫呢?特朗普的选择应该是理性的。他理性地作出错误的选择,这是基于他的错误认知,即政治化抗疫有助于当选。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认知呢?根源在于特朗普所引领的民粹主义政治。

民粹主义是一种宣扬平民化和大众化并以此作为其合法性来源的政治运动。很难对民粹主义给出一个带有普遍性而又清晰明确的定义,但是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已有时日,基于已有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民粹主义的下列特点。第一,民粹主义产生自民主制度的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理念和体制,但是它通过高举民众中的一部分来反对另一部分,从而对民主体制的多数原则作极端操作。^①也就是说,传统的西方民主一般都强调在选举过后当选者会弥合分歧,保护少数派的必要权利,并在施政时考虑少数派的诉求,但民粹主义政治人物通常一旦赢得多数支持而当选会把多数人的决定权运用到极致,完全不考虑少数派的意见。第二,民粹主义政治领袖通常会动员媒体来说服民众他们代表了民众对传统建制精英的不满与反抗,并代表民众行使意志。^②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政治通常都落实到领袖的掌权上,只有该领袖掌权,才代表着正义还掌握在民众手中。特朗普在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中失利后,其支持者无法接受选举结果,以至于发生国会骚乱事件,原因就在于此。正如著名政治理论家拉克劳所言,所有的民粹主义政权都采取“领袖的名字”。^③第三,民

① Nadia Urbinati, "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2019), p.111.

② Ibid, p.113.

③ Ernest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40.

粹主义常常采取“负面政治”话语把社会分为对立的两个集团,建构自我/他者二分,从而完全否定对方阵营的合法性。在民粹主义话语中,选举被描述为代表“公共意志”的“真正的人民”与所谓腐化和盗窃了国家的精英之间的对决,目的是“拿回这个国家”。^①特朗普的支持者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战中高喊要把希拉里“关起来”,并且要“把沼泽抽干”,都是被这种话语鼓动的结果。第四,在民粹主义领袖当选后,为了表示他一直代表着民众并且没有变质为精英,他们的施政一般会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他们会持续地攻击反对派,批评甚至羞辱精英和主流媒体,抗拒甚至冲击西方传统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借助新媒体而持续与民众沟通,越过西方传统政治体制的中间架构,制造出民众“直接领导”的假象。^②在特朗普的竞选与执政期间,他每天借助大量的推特向他的支持者发布信息,口无遮拦地攻击其政治对手和对立阵营的媒体,仿佛始终在与支持者沟通与交代,始终在与精英把持的体制战斗。通过这样的方式,特朗普也极其有效地激发了支持者的政治热情,构建起支持者对其的高度忠诚。

民粹主义政治的这些特点导致民粹主义领袖与其支持者关系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民粹主义领袖对支持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操控力。由于支持者对民粹主义领袖的态度往往是忠诚而不是问责,而民粹主义领袖不顾政治规范地对政治对手实施“负面政治”话语攻击的做法也让政治对手在民粹主义领袖的支持者眼中形象极其负面,民粹主义领袖支持者的政治选项中没有转投票给反对党的余地,并且民粹主义领袖往往非常善于运用社交媒体与民众保持高强度的沟通,因此,其结果是,民粹主义领袖往往对于支持者的操控力极其自信,甚至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惜操纵民意。另一方面,由于民粹主义领袖常常高抬一部分选民而贬低不支持其的选民,不考虑少数派的意见,其施政的思路不是扩大支持者基础,而是激发支持者的政治热情和投票意愿,构建支持者的忠诚,因此,永远与对方阵营区隔与对立,认同己方支持者的政治特质以建构支持者的政治认同就成为民粹主义领袖维系政治生命的不二法门。因此,其结

① Paulina O. Espejo, "Populism and the People," *Theory and Event*, Vol. 20, No. 1 (2017), p.94.

② Nadia Urbinati, "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 pp.120—122.

果是,民粹主义领袖往往又被自己的支持者所影响与引领,为维持支持者的政治热情和自身的政治生命力而追随支持者的喜好。由此观之,民粹主义领袖与其支持者之间构成一种共生、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民粹主义领袖自信可以操控支持者,另一方面民粹主义领袖又不自觉地取悦支持者,追随支持者的政治喜好,这是民粹主义政治的一个悖论。其结果是民粹主义领袖往往忽略事情的真相和科学基础,和支持者一起形成反智的倾向。这种悖论帮助特朗普于2016年美国大选获胜,也酿成特朗普在2020年抗击疫情中的失败。

在疫情爆发后,相比于主要居住在城市并且以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为主的民主党支持者,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居住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乡村,平均受教育程度更低。前者更容易接受科学的防疫指导,而后者往往更具有反智倾向,更倾向于认为不戴口罩等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作为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的认知和决策会不自觉地受到这些支持者的影响,为了维持这些支持者的忠诚,特朗普需要在言行、决策甚至认知上向这些支持者靠拢。因此,特朗普的抗疫政策常常与科学的抗疫要求背道而驰,更抗拒戴口罩。不仅如此,民粹主义领袖的政治手法就是在几乎所有的议题上与政治对手形成对立,并且视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为敌人,通过一切可能手段来攻击对方。因此,在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特朗普不是从人道主义出发采取科学的手段减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是攻击民主党候选人和甩锅中国,指责民主党执政的州的防疫措施失当,借助疫情制造国内的分裂和国家的分裂,以此来激发支持者的政治热情。

然而,根据伍德沃德的书和录音,特朗普至少在2020年2月就充分了解新冠病毒不同寻常的传染性,为什么他还选择对疫情轻描淡写呢?除了因为前文提到的特朗普过度执迷于自己引以为豪的经济增长和连任前景不能自拔,根源还是在于他的民粹主义倾向。第一,对于特朗普来说,如果他积极发挥领导作用,采取科学的抗疫措施,认真在戴口罩等事项上发挥表率作用,那么这对整个美国的抗疫会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但是在美国选民政治态度两极分化的局面已经非常稳固的情况下,这对于提升他的支持者对其的忠诚作用有限,甚至可能会因为特朗普支持者对抗疫措施的抵触比民主党支持者更大而降低对其本人的支持度,或者因为抗疫

成效不彰而受质疑。但是,如果特朗普政治化抗疫措施,采取为支持者发声、攻击反对派候选人的做法,就能巩固甚至强化其作为共和党选民的代表人的身份,进而通过激发支持者热情、制造对立而提高其支持者的投票率。这样的做法虽然无法扩充支持者的基础,但是可以维持支持者的数量,让他或许有机会能顺利连任。第二,民粹主义悖论的另一方面也发挥作用,那就是特朗普对其操控支持者的能力高度自信,以至于认为可以通过政治化的操弄来抵消疫情发展的客观事实对其支持率和连任前景的伤害。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非常自豪自己的沟通能力,其推特等社交媒体受到高度关注,他也在言谈中流露出对收视率的关注与陶醉。特朗普相信其言说能力和在支持者中间累积起来的巨大的政治资本让他能动员和操控支持者,从而低估了中间选民的疏离和疫情恶化所导致的选票流失和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其结果是,特朗普形成这样的错误认知,即只要能制造分裂,激发支持者积极投票给他,提高支持者的投票率,他就能赢得选举。特朗普执政后期的许多言行与其相信他能通过迎合并鼓动其支持者而成功连任这样的对选举形势的乐观判断分不开。而这样的判断的形成又是与民粹主义政治中领袖与民众之间的悖论有关。事实上,在选战过程中,特朗普的确试图运用各种在科学家看来可笑的方式来解读疫情数据,以粉饰其政府的抗疫表现,并且也成功得到其众多支持者的认同。但是,疫情的发展仍然超出了其能用言语粉饰和操控的范围。

事实上,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许多民粹主义领袖如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印度总理莫迪等都在抗击疫情方面遭遇失败。总之,特朗普等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因为追求当选等政治利益而不顾选民生命与安全等利益,把疫情应对政治化,从而使科学的抗疫措施在政治面前被歪曲、被抵消、被利用,同时民粹主义领袖往往迷信自己鼓动的功效,迷信自己扭曲与建构现实的能力,这些都导致他们往往走上脱离实际、脱离民众根本利益、无视科学客观规律的歧路。

五、总 结

本文回顾了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在应

对疫情方面的领导错误,并且通过把特朗普政府领导抗疫的表现与其他主要国家的抗疫表现以及拜登政府的抗疫表现作比较,来探讨特朗普领导错误对美国疫情发展的影响,进而探讨特朗普政府领导错误的政治根源。本文认为,特朗普抗疫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他的领导错误,而这种领导错误的根源在于民粹主义政治。特别是,民粹主义政治会形成一个悖论:一方面民粹主义领袖试图追随其支持者的政治偏好以激发支持者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民粹主义领袖又往往对自己操控支持者的能力高度自信。这两个方面导致民粹主义领袖很容易走向反智,没能正视客观现实,其政策往往酿成严重的后果。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疫情失控归根到底是一出民粹主义政治的悲剧。

本文通过对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中特朗普的领导错误作系统梳理,对其后果与根源作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看清民粹主义政治对于健康治理的严重后果。健康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政府决策基于健康议题的客观事实,基于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目的是保障民众的健康福祉。然而,民粹主义政治的结果往往是政治立场的对立让决策者和民众对健康议题的现实认定出现严重分歧,政客为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而鼓动社会分裂与对立,甚至枉顾民众的生命和健康,决策的科学性受到政治考虑的冲击与压制。不仅如此,民粹主义政治下,政客与民众常常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形成反智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纠正特朗普民粹主义的流毒,另一方面却在外交领域常常继续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煽风点火,纠集盟友向中国发难,分裂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体系,这种路线如果不尽早纠正将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